

天津博物馆文物展览系列图集

天津人文 的由来

The Origination of Tianjin
Culture

天津博物馆 编

文物出版社



天津博物馆文物展览系列图集

天津人文的由来

天津博物馆 编

文物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 伟
责任印制 张 丽
装帧设计 李 红
设计制作 雅昌设计中心·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津人文的由来 / 天津博物馆编. — 北京 : 文物出版社, 2013.11

(天津博物馆文物展览系列图集)

ISBN 978-7-5010-3891-6

I. ①天… II. ①天… III. ①文物—天津市—图集 IV. ① K872.21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61224 号

天津人文的由来

编 者 天津博物馆
出版发行 文物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
邮 编 100007
网 址 <http://www.wenwu.com>
邮 箱 web@wenwu.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制版印刷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16
印 张 7.25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0-3891-6
定 价 98.00 元

天津博物馆文物展览系列图集

● 天津人文的由来

○ 中华百年看天津

○ 耀世奇珍——馆藏文物精品陈列

○ 聚赏珍玉——馆藏中国古代玉器陈列

○ 线走丰姿——馆藏明清书法陈列

○ 寄情画境——馆藏明清绘画陈列

○ 青蓝雅静——馆藏明清青花瓷器陈列

○ 沽上风物——天津民间艺术陈列

○ 安和常乐——吉祥文物陈列

○ 器蕴才华——文房清供陈列

○ 志丹奉宝——天津收藏家捐献文物展

目 录

概述8

第一部分 引子：“天津人”，你在哪里？13

第二部分 文明初晓——史前的天津15

第三部分 青铜岁月——夏商周时期的天津19

第四部分 帝国春秋——秦朝至元代的天津35

第五部分 城市时代——明清时期的天津73

天津博物馆文物展览系列图集

天津人文的由来

天津博物馆 编

文物出版社

总序

陈卓

天津，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地处九河下梢，位当京畿通衢，自古以来便是舟车汇聚之地、人文荟萃之所。明清以降，城市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文化的勃兴，津沽之地渐成典章集聚、文物汇藏的名区。近代开埠后，天津更一跃成为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与文化重镇。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城市地位为天津文物文化事业发展奠定了雄厚基础。众多卓有建树的文物鉴藏家临于斯土，八方风物、历代珍品亦有缘归于津门。在天津这片沃土上，文物收藏逐渐形成传承有绪、品类齐全的良好局面，这不仅构筑起天津收藏的整体规模，更对后世影响颇巨，遗泽深远。

作为近代文明的发展标志，博物馆进入中国时间较晚，最先出现于一些“得风气之先”的口岸城市。在天津，博物馆已走过了近百年的发展历程。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经过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天津的文物博物馆事业真正进入了“大有为”的时期。时至今日，城市博物馆群体已颇具规模。其中，天津博物馆以其丰富的藏品、广泛的影响在国内外业界享有崇高声誉，并成为绍绪天津收藏传统，开拓文化公益事业的典型。作为一座大型历史艺术类综合性博物馆，天津博物馆拥有涉及历史文献、书法绘画、陶瓷器、玉器、青铜器、金银器、甲骨、砚台、玺印、钱币、邮票以及民间艺术等多门类20余万件藏品。如何将众多的文化精品惠及更广泛的民众，

这始终是天津博物馆致力于探寻的问题。对于现代博物馆而言，举办高水平展览无疑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方式。

2009年，天津博物馆新馆项目立项。天博人决心利用此次良机，对原有各类型展览进行大规模充实、创新。筹展工作开始后，天津博物馆先后多次邀请国内众多知名专家、同行会商策展大计，并组织本馆专业人员对原有展览进行全面评估，深入挖掘馆藏文物的特点及内涵，由此确定下新馆展览的设计方向。

与原有展览不同，新馆展览在内容设计与展示手段方面皆有较大程度的改进创新。一方面，新展览加大了馆藏优势的体现力度，通过“耀世奇珍——馆藏文物精品陈列”、“聚赏珍玉——馆藏中国古代玉器陈列”、“线走风姿——馆藏明清书法陈列”、“寄情画境——馆藏明清绘画陈列”以及“雅静青蓝——馆藏明清青花瓷陈列”等文物精品、专题陈列，集中向观众展示了天津博物馆在多个文物类别领域的收藏“深度”与“精度”。在这些展览中，许多珍贵文物都是首次与民众见面。人们将有机会尽可能多地欣赏、了解这些古代文化遗珍；另一方面，在选取“好题”、“好物”的基础上，新馆还推出多个新颖的文物主题展览。其中，“器蕴才华——文房清供陈列”、“安和常乐——吉祥文物陈列”、“沽上风物——天津民间工艺陈列”和“志丹奉宝——天津收

藏家捐献文物展”等均在突出主题的同时，打破了以往堆砌文物的展览模式，在创意与馆藏文物间找到最佳的契合点，力求在推出精品的同时，向观众奉献格调高雅、内涵丰富的高水平展览。这些展览不囿于传统陈设理念，而是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强调观众的互动参与，通过对馆藏文物的鉴选整合，探索出别开生面的展览新模式，创造出迥别于以往的展示意境。

无论文物主题展抑或专题展，它们皆力求打破以往以物论物的界限，利用一些为民众所熟悉的传统文化主题组织瓷、玉、书画等丰富文物展品，从而使各类器物在新的主题下获得了崭新的解读视角。展览也因此更加贴近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符合了民众的心理需求，使观众在“贴近”艺术珍品的同时对传统文化增进了解，有所记忆。

众所周知，博物馆在进入中国那一刻起，便担负起整理故物与开启民智的职责和使命。在现代城市博物馆中，人们不仅需要掌握传统文化的精髓，还须借由展览熟悉城市历史的发展过程，熟悉特有的地域文化，进而从中有所启迪，有所领悟。有鉴于此，天津博物馆重新“包装”推出了“天津人文的由来”、“中华百年看天津”等历史文化主题展。这部分展览集中展示了天津城市的发展历程、历史人文的发展脉络，努力使观众通过观展明晓天津历史文化渊源，在观史的同时解读身边的城市。

其中，“中华百年看天津”一直是天津博物馆致力推出的“拳头产品”，此次借由新馆创立之机，策展人员重新对其进行了加工完善，借助文物、文献、史料、照片等2100余件展品，极大扩充丰富了展览内容，使天津近代发展面貌得到全景式展现，从而在做足天津本土文化主题的同时，达到引领观众了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的目的。

2012年5月，天津博物馆新馆正式对外开放，新设11项基本陈列亦相继与观众见面。它们在带给观众赏悦感受的同时，也无疑将为他们打开一扇文物典藏与文化传播的大门。为扩大展览的影响，使喜欢这些展览的广大观众朋友们更方便地鉴赏、认识这些珍贵的艺术精品和历史文物，深度了解展览的旨意，同时也为鉴证、保留这次策展的丰富经验与丰硕成果，天津博物馆特组织策展人员精心遴选展览中的文物，力图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编写本套图录，将那些绚烂的艺术品、历史的见证物与凝聚众多天博人心血的展览设计变为文字、图片汇入册页，以志纪念，并请指正！



目 录

概述8

第一部分 引子：“天津人”，你在哪里？13

第二部分 文明初晓——史前的天津15

第三部分 青铜岁月——夏商周时期的天津19

第四部分 帝国春秋——秦朝至元代的天津35

第五部分 城市时代——明清时期的天津73

概

述

岳宏

“天津人文的由来”是天津博物馆展示天津古代历史的基本陈列。它通过“引子：‘天津人’，你在哪里？”、“文明初晓—史前的天津”、“青铜岁月—夏商周时期的天津”、“帝国春秋—秦朝至元代的天津”和“城市时代—明清时期的天津”五个前后衔接的单元，从发掘文化原点、理清历史脉络、突出节点事件、彰显重要人物、揭示发展动力五个方面表现了漫长的天津古代历史。

一 发掘文化原点

“天津人文的由来”中的文化原点就是指在当代天津市域范围内发现的史前人类活动的物质遗存。在陈列中，用了两个部分——“引子：天津人，你在哪里？”和“文明初晓—史前的天津”对史前文化原点进行了发掘。

首先，通过对2005和2007年在蓟县地区采集、发掘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小石器及相关辅助展品的展示，剖析了小石器文化的历史地位和特性，指出小石器的出现使天津历史向前推进了一个阶段，由过去认定的8000年，上溯到4.3万年以前。由于“小石器为主的组群，代表着中国旧石器文化的主流传统”^①，因此，天津文化在原点上就与当时的中国主流文化同步发展。这一阶段物质文化的特点是复合工具发达，折射出狩猎经济的繁荣。在揭示历史地位的同时，陈列还展示了蓟县附近地区小石器文化的分布，包括北京市的市区、房山、平谷、密云、延庆、怀柔 and 河北省的玉田、遵化、兴隆、迁安、滦县、平泉等地，表明蓟县小石器文化与这些地区的小石器文化一脉相通，是这一区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仅从目

前的考古成果看，蓟县地区就分布着27处旧石器出土地点，随着工作的深入，这一地区完全可能发现更多的旧石器文化遗存，甚至出土人类遗骸化石，这就引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天津人”。为了唤起观众的注意和期待，展览开头的“引子”就用了“‘天津人’，你在哪里？”的标题。

其次，通过对距今8000—6000年前的蓟县青池遗址一、二期出土文物的展示进一步发掘新石器时期天津文化的原点，并对其进行追根溯源，指出，青池遗址一、二期遗存出土的筒形罐分别与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赵宝沟出土的筒形罐大致相同，表明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苏秉琦先生的“六大区系”说也指明，这两地均属北方文化范围，作为“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其范围“北起西拉木伦河，南至海河”，包括了今天的赤峰市和京津地区^②。这就是说，蓟县的青池文化，也即新石器时期天津地区的文化原点是北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这一区域文化在史前时期曾居于领先地位，较之中原地区都要先行一步^③。这种着眼区域、比较全国的陈列叙述，使观众们对天津文化原点的历史地位有了全新的认识。至此，发掘史前文化原点的陈列价值已彰显无遗。

二 理清历史脉络

天津地区的人类活动已有数万年的历史。为了理清自旧石器时代晚期至近代以前的历史脉络，以宏观的视角，于有限的空间将古代天津的文化积淀展现给广大观

众,在内容设计中,有必要首先对这段漫长的历史进行梳理,具体而言就是划分相应的发展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既要考虑国家主流文化的发展历程,从而为展示地方历史风貌建构起宏观背景;又要多少兼顾地方特色,努力将两者重叠之点,也即地方文化与国家主流文化的同质性作为划分发展阶段的依据。幸好有关古代天津历史的研究成果刚好能够满足这一需要。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近五年来的考古发掘、研究成果填补了某些空白。由此可见,在陈列中使用最新成果的确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重建”历史,为观众提供较完整的知识体系。

通过对全国和地方历史的比较研究,“天津人文的由来”陈列将天津古代历史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引子:‘天津人’你在哪里?”、“文明初晓——史前的天津”、“青铜岁月——夏商周时期的天津”、“帝国春秋——秦朝至元代的天津”和“城市时代——明清时期的天津”。

“引子:‘天津人’,你在哪里?”展示了天津旧石器时代文化。迄今为止,仅在蓟县就已发现了27处旧石器地点,表明至少上万年前天津就有人类居住,尽管很可能是临时居住。随着旧石器考古的深入开展,蓟县地区很有可能发现人类的遗骸化石,故以“‘天津人’,你在哪里?”作为旧石器内容陈列的标题。需要指出的是,旧石器时期文化仅发现于数年前,属于天津地区的最新重大考古发现。

“文明初晓——史前的天津”展示的是新石器时代的天津文化。通过对蓟县青池遗址出土文物和弥勒院、下捻头遗址出土文物的比较展示,向观众讲述了天津文化不仅是已知中国文明中最早成熟、发达起来的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同文化交汇的产物。在陈列中,将对文明诞生的标志物——陶器——的展示和再现定居农耕生活的景观作为这一部分主要的陈列手段,紧扣“文明初晓”这一标题,使观众能够形象直观地了解史前天津的最后一幕。

“青铜岁月——夏商周时期的天津”展示了先秦时期的天津文化。通过对三代青铜器的展示以及土著文化与燕文化的比较,揭示了夏、商时期天津地区的人类文明主要是土著文化,但自西周开始,外来的周文化开始逐渐融合土著文化和自北方传入的“边缘文化”——戎狄文

化。此外,通过多媒体,展示了距今4000年前——中国进入历史时期——天津平原地区经过波浪式的海退逐渐成陆的自然过程,为天津地区的人类文明由山地走向平原创造了物质条件。同时表明,天津地区的人文历史在较早阶段就与自然环境的变迁相互影响。

“帝国春秋——秦朝至元代的天津”展示了天津正式进入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国版图的过程和结果。为了突出这一过程的开始,秦代部分首先展出一个秦始皇兵马俑(复制品),以此说明秦国军队灭亡燕国的历史过程。此后的历史,天津与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样经历了汉唐盛世和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战乱。这一时期,天津地区经历了海河水系的形成、京师门户和漕运枢纽的确立,这些都为天津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增添了动力。这一部分的展示重点是东汉文化,因为无论是北部的蓟县,还是南部的静海,都出土有大量的东汉文物,为陈列提供了较丰富的展品。

“城市时代——明清时期的天津”展示的是当代天津城市的原初形态。严格地说,明清时期仍为帝国时代,但为了突出天津作为城市的地方特色,在内容设计中,根据天津城市史的发展进程,将明清时期命名为“城市时代”。不独天津如此,就全国而言,到明代中叶,中华文明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其重要的标志就是商业经济的繁荣,市民的壮大,以及由此带来的城市文化形态的形成”^④。由此可见,到封建王朝的最后两代,天津历史与全国历史仍保持重合性,并成为这一文明时期的典型代表。为了充分表现这一内容,不仅陈列了反映城市历史的文物,而且制作了城墙、古城模型、商业和民居景观,将“天津人文的由来”推向高潮。

三 突出节点事件

客观的历史事件或过程是汇集历史长河的主要元素,是历史线索上的重要节点,因而更是历史陈列的重点。长达数万年的天津古代历史包括了不可胜数的事件或过程,为了在有限的空间进行展示,需要精选历史事件或过程,其标准就是在天津发生并对历史产生了广泛影响。

“天津人文的由来”主要节点事件或过程包括:

周文化对土著文化的融合。这是西周分封制后在当

时的全国范围内普遍发生的一个历史过程，其结果大多是相对先进的周文化融合了土著文化。天津蓟县的出土文物比较鲜明地表现了这一过程。

戎狄部落的南侵。春秋时期形成的游牧或半游牧民族经常袭掠长城地带以南沿线的农耕定居民族。戎狄部落不仅在天津留有文化遗存，而且很可能建立了一个国家——文献记载的无终子国。

燕与齐、赵对天津南部平原的争夺。这是诸侯国之间展开的争夺人口和土地的战争，是东周后半期各大诸侯国经常性的军事行动，以至于用“战国”一词来指称这一时期。三国对天津南部的争夺可以看作是“战国”的缩影。

秦国的兼并战争。秦始皇统一全国是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就天津地方史而言，更重要的是秦始皇将右北平郡治迁到今天津蓟县（时称无终县），使其成为区域行政中心。

举孝廉入仕的察举制度。察举是从汉到隋的一种选官制度，而举孝廉又是汉代察举制度中最为重要的岁举科目。天津武清兰城出土的著名的“鲜于璜碑”就记载了察举制度的施行。

海河水系的形成。海河是华北地区大河之一，流域面积 26.4 万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天津城市。

佛教的传播与盛行。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约在公元纪年前后传入中国，至南北朝时期传播于全国。佛教文化是天津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会海口与唐代海运。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王朝之一。在此期间，天津首次拥有了海港，并成为海、河转运的枢纽。

安禄山叛乱。755—763 年的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天津蓟县是安禄山起兵处之一，并因此留下了“渔阳鼙鼓”的声威。

宋辽对峙。今天津海河是当时宋辽之间的界河，契丹文化与汉文化在此交汇。

国都门户与漕运枢纽的形成。1153 年，金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今北京），并将其定为中都，天津首次成为京师门户。1205 年，金章宗改挖运渠，使运河流经天津，这里旋成为漕运枢纽。

元代海运。为了从南方调集粮食，供应首都大都及北方部分地区，元政府组织了大规模的海上运输，终点在今天津（时称直沽）。海运促进了南北物资和文化交流，特别使以妈祖崇拜为代表的南方海洋文化传播于天津。

长芦盐务中心的形成。明清时期长芦盐区是中国海盐的主产区之一。自清初开始，天津逐渐成为长芦盐务的总汇之地，以至于康熙年间清政府将长芦巡盐御史衙门和长芦盐运使司衙门先后迁至天津。

设卫筑城。1404 年，明成祖朱棣下令修筑天津城，是为天津城市之始。

明代长城的修筑。明代长城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长城，也是目前保存最完整、最雄伟的古代防御设施，对当时的国家安全起了积极作用。位于天津蓟县的明代长城是首都防御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明政府曾选派戚继光在此镇守。

商埠的形成与繁荣。1731 年（雍正九年）天津设府，最终完成了由军事要地向运河城市的转型。

水西庄的文人雅事。藏书万卷、文人荟萃的天津水西庄与扬州小玲珑山庄、杭州小山堂并称为清代三大私家园林，曾一度是天津雅文化的中心。

移民的迁徙。由于连绵战事，到了明代初年，天津地区人口极为稀少。在政府的组织下，大量移民从各地开始进入天津。

上述素材构成了古代天津历史陈列的基本轮廓。通过相应的文物和辅助展品，将这些史实串列成线，展示给广大观众。

四 彰显重要人物

历史人物是历史事件、过程的主体，是创造历史的代表，与历史事件、过程不可分离，因而也必然是历史陈列着重表现的对象，它能够使机械的事件、过程变得鲜活生动，充满情趣、细节，从而形成绚丽多彩的画卷。正因为如此，“天津人文的由来”着眼全国影响，遴选了若干在天津留有史迹的重要人物，并与相应的史实结合，展示他们的历史贡献，这些人物包括：

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他曾在北伐山戎、挽救燕国的历程中，驰骋天津地区。

魏武帝曹操,他曾在北伐乌桓、平定北方的过程中在天津地区开凿平虏渠、泉州渠和新河,从而沟通了海河与各支流的联系,使海河水系第一次形成。

金朝皇帝金章宗,他曾改凿永济渠北段,使运河流经三岔河口,天津开始成为服务于国都的漕运枢纽。

明成祖朱棣,他在起兵南下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曾自天津济渡沧州。夺取政权后,又命在天津设卫筑城,并将此地命名为“天津”。

明朝著名军事家戚继光,他曾总理蓟州(今天津蓟县)等地练兵事务16年,在此期间,他加固长城、筑建墩台、整顿屯田、训练军队等。

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他曾于1613—1621年间四次来到天津,垦田数千亩,进行南粮北种的试验,并获得成功。在天津期间,徐光启积累了丰富资料,起草了《农政全书》的部分纲目,“海河”一名也首现于是书。

清世宗雍正皇帝,他曾批准将天津卫改为天津州,旋又升为直隶州;1731年(雍正九年),又批准将天津升为府,推动天津由一个军事卫所成长为一座中等规模的城市。

这些历史俊杰,既包括雄才大略的政治人物,又包括英勇善战的军事将领,还有科学文化巨匠,虽然他们身份各异,但在天津古代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五 揭示发展动力

如果说前四点均是对天津历史客观展示的话,那么第五点——揭示发展动力——则是在此基础上探索推动古代天津发展的深层缘由。利用文物及辅助展品将这一探索感性化,变抽象理论为形象解读是“天津人文的由来”这一陈列的新尝试,也是创新之点。

古代天津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文化交汇融合与城市经济活动等。

天津地区的文化交汇融合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汇融合;其二是同种文化不同地域风格的交汇融合,主要由移民完成。

早在新石器时期,来自燕山以北的一个部族就在蓟县山前平原的青池定居下来,其物质文化以筒形罐为代表;约2000年后,来自太行山以东的另一个部族也进入

蓟县山前平原,在稍南一些的弥勒院和西边的下埝头居住下来,物质文化以釜、支脚为代表。这“两种属性不同的文化”均延续至西周时期^⑤,相处至少3000年。在此期间,完全存在相互影响、渗透的可能性。陈列中,将这两种文化的遗物进行了对比,能够引起观众的无限遐想。

西周时期,封于燕国的周人携商代遗民进入天津地区,带来了新的文化。外来文化与土著文化在接触中出现了共处、融合的现象,陈列中根据文化交汇融合的程度从两个层次上将其展示出来:其一是在蓟县张家园西周时期的墓葬里,具有周文化特征的青铜鼎、簋与象征土著文化的金耳环一起出土,表现两种文化的共处。其二是在刘家坟的一个遗址中出土了因两种文化融合而产生的新型陶鬲。总的来看,周文化表现出一定的先进性,土著文化则在不断地适应新的人文环境。在这种接触中周文化逐渐消融了土著文化,将天津地区纳入中原文化圈,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无独有偶,战国时期燕、齐、赵三国势力在天津南部地区接触,并相互争夺人口,兼并土地,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开发。陈列中展示了静海西钓台古城遗址出土的带有铭文的齐国陶量器残片和表现战争残酷性的带有箭镞的人腿骨。

宋辽时期,宋文化与辽文化又在天津交汇,进而融合。当时两国大致以今天的海河为界,以南为宋,以北归辽。由于宋文化具有相对的先进性,形成对辽文化的优势,即使在远离海河的蓟县辽墓中仍发现有“若干宋文化因素”^⑥,表明存在某种程度的汉化现象。

由于移民使同属华夏文化的各地文化相继传播至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力和异域风格的遗物。蓟县小毛庄东汉墓出土的画像石具有河南南阳风格,表明当时已有中原移民北上蓟县,并扎根于此。不仅如此,蓟县七里峰出土的东汉祭坛的石片上也刻有河南东汉时期的一个县名——宜禄(今河南郸城宜路镇),表明当时两地之间可能有较密切的人员往来。这或许与曹操率中原兵马北征乌桓有关。无论如何,中原移民的北上增加了蓟县人口,继而发展了当地经济。陈列中,通过文物对此进行了重点展示和解读。

到了元代,在今天津地区出现了军事组织海津镇,很多来自东南沿海的移民——或为随军家属,或是解甲归田之人——在此定居。当时的诗人傅若金在其作品《直沽口》中留有“兵民杂居久,一半解吴歌”的诗句。

自明代设卫筑城开始,大批军人及其家属再次来到天津。据研究,当年的军户移民约在40760—59733人之间^⑦。有295位官员的籍贯至少涉及十几个省,其中位居前四名的是:安徽,84人,占28.5%;江苏,54人,占18.3%;山东,38人,占12.9%;河北31人,占10.5%。^⑧

直到清代,移民推动天津经济、文化发展的物证仍络绎不绝。陈列中,展示了由各地在津商人兴建的会馆的牌匾以及南北文人荟萃的水西庄文化现象,以此阐释文化融合导致优势互补,进而产生发展动力的道理。

除文化因素外,城市经济的繁荣也是推动古代天津,特别是明清时期天津城市发展的动力。

这一时期,天津发展的经济动力主要有漕运、商业和盐业。

明代初年,漕粮以海运为主,河、陆兼运为辅。1415年横贯南北的大运河全线贯通后开始内河运粮。1421年迁都北京后天津重新成为供给首都漕粮的转运枢纽。清代漕粮仍经运河,直到19世纪50年代。明清两代年漕运量一般在400万石左右。明代有漕船11770艘,成立了专门运量的部队——运军,有官兵12万人。清代康熙以前全国漕船总计10455只,雍正以后,漕船数多为6000多只。清代常设运丁144500余人。

漕运促进了南北地区的商品流通。明、清两代漕船携带的商品量可能达到800万—900万石,超过了漕粮。除河运外,1684年海禁开放后,来自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的海船可直达天津。其中,闽粤商船队规模最大,带来了大量洋广杂货。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早在明朝宣德年后,天津城内中心和四个城门附近就出现了集市。到弘治六年(1493)又添设五集一市,达到了每天有集有市的程度。万历年间,政府增加了10余种税,其中“天津店租”居首位。

到了清代乾隆年间天津栈房林立、街市纵横,特别是出现了一大批专业市场,如绸缎店云集的估衣街、专营日用杂货的河北大街以及针市街、锅店街、粮店街、

洋货街等,城市经济蓬勃发展。据1844年编印的《津门保甲图说》统计,当时天津城厢总户数的半数以上都是商户。

除漕运、商业外,盐业是明清时期天津城市经济的另一支柱,它包括生产、运销与管理。从明代晚期开始,天津地区推广了先进的晒盐技术,加之内河畅通,使天津逐渐成为长芦盐的产销中心。当时,天津地区的芦台、三汉沽、丰财三个盐场年产量约占全国的10%左右。

到了清代,长芦盐的最高管理机构长芦巡盐御史衙门和长芦盐运使司衙门迁到天津。长芦盐税每年占全国盐税的11%。

总之,揭示古代天津的发展动力自始至终贯穿“天津人文的由来”,是陈列中的重点也是亮点,给观众以全新的感受。

天津博物馆基本陈列“天津人文的由来”的内容设计努力体现上述五点思路,力求以宏观视野,形象展示,深刻解读来还原古代天津的发展历程。

注释

- ①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2页。
- ②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页。
- ③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3、119页。
- ④ 袁行霈、严文明、张传玺、楼宇烈主编:《中华文明史》(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页。
- ⑤ 陈雍:《考古的天津》,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庆祝张忠培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59页。
- ⑥ 陈雍:《考古的天津》,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庆祝张忠培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62页。
- ⑦ 高艳林:《天津人口研究(1404—1949)》,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页。
- ⑧ 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69页。